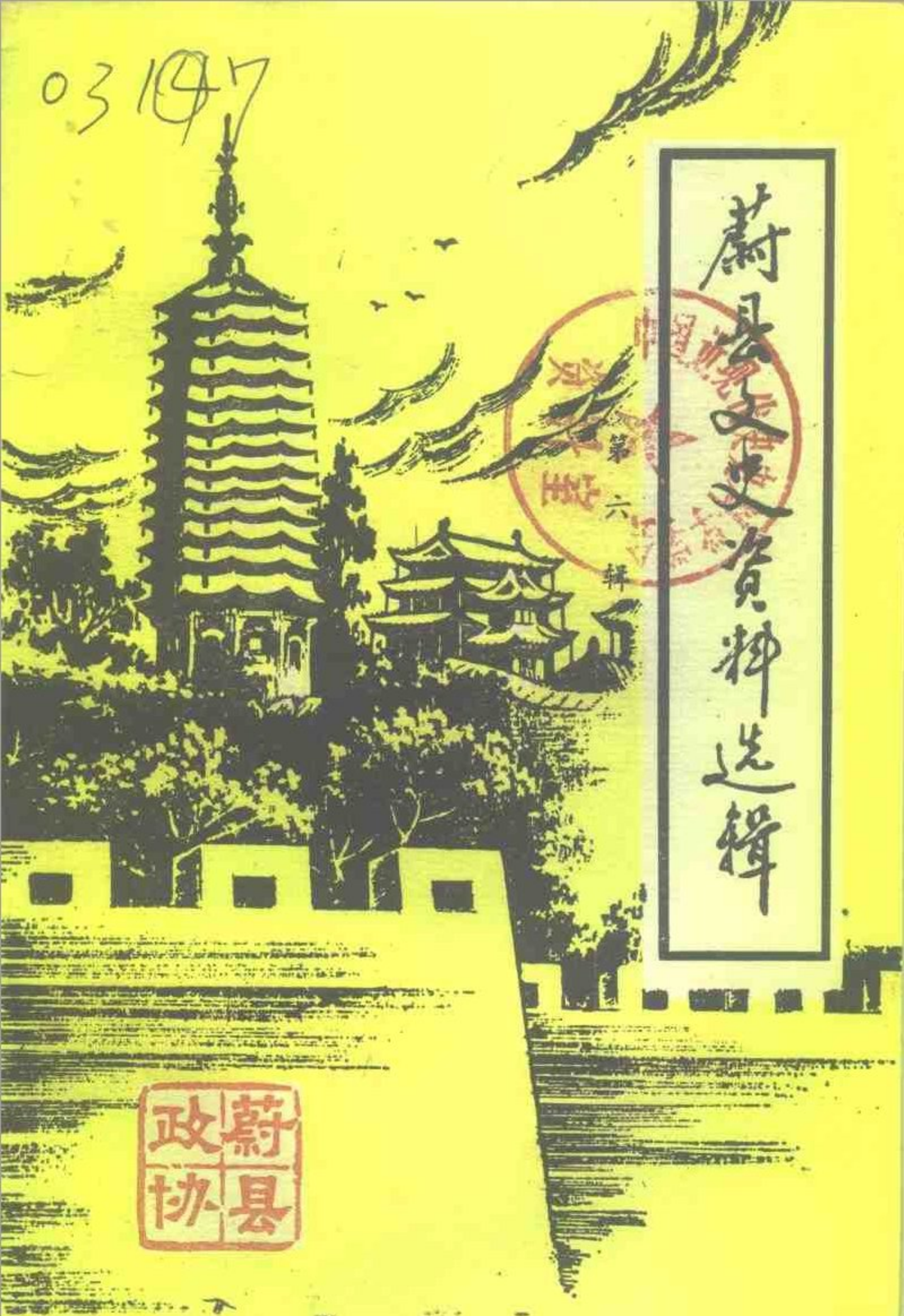


03 1977



蔚县文史资料选辑

第六辑

蔚县政协

蔚县文史资料选辑

(第六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河北省蔚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一九九四年七月

ZA44/23

责任编辑	白 绛	
编 辑	徐守营	李兆才
审 阅	黄绍雄	阮秉高
校 对	白 绛	宁玉英
	徐守营	李 谦
	李兆才	乔富英
	郭庆斌	

蔚县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

目 录

- 一、蔚县联庄会斗争史实记述……………张学典 丁介忱（1）
- 二、蔚县“剪放运动”简述……………周清溪（8）
- 三、夏源解放目击记……………青 西（10）
- * * * * *
- 四、日本军队侵略蔚县的惨暴罪行纪实……………王玉祥（14）
- 五、杀人不见血的戕害……………周 州（18）
- 六、红沙坡惨案……………平生福 杨永继（21）
- * * * * *
- 七、蔚县新生晋剧团的创建始末……………王玉祥（23）
- 八、漫话蔚州风俗戏……………王玉祥（30）
- 九、晋剧名家虎头黑艺事拾零……………李兆才（36）
- 一〇、卜北堡秧歌班及“活武松”王柏林……………李兆才（43）
- * * * * *
- 一一、回顾察南师范学校……………青 西（48）
- 一二、北师大教授杨寿考……………苏 溱（53）
- 一三、蔚县第一个“教师节”……………青 西（55）
- 一四、蔚县教育轶闻……………青 西（57）
- * * * * *
- 一五、四世中医韩善治……………马 映（59）
- 一六、中医正骨世家……………周清溪（63）
- * * * * *
- 一七、桃花堡锁记……………炼承业（65）

一八、金河寺及其塔林	新 成	(68)
一九、双阳寺记	<u>炼承业</u>	(71)
二〇、石旗杆志	武新山	(73)
二一、西合营的“四根旗杆”	周清溪	(77)
二二、赵家湾的九连环院建筑	赵清深	(78)
* * * * *		
二三、蔚县地质发展简介	<u>苏 溱</u>	(82)
二四、蔚县历代地震	赵清深	(85)
* * * * *		
二五、蔚县邮电事业发展史简述	王玉祥	(95)
二六、从碾坊到水电站		
——记述蔚县水能资源的利用和发展	透 恒	(102)
二七、蔚县深井泵厂的发展	宋尚学	(105)
* * * * *		
二八、大蒜之乡	周 州	(113)
二九、蔚州“黄酒”十里飘香	周清溪	(115)
三〇、祁家皂的泥彩塑	周 州	(118)
* * * * *		
三一、苟家浅村述怀	苟登瀛	(120)
三二、为国殉职的飞行员康建民	<u>苏 溱</u>	(123)
三三、赵威镇列队拦污吏	马 映	(125)
* * * * *		
三四、花轿、驼乘、趟子车	青 西	(128)
三五、西合营的传统“夜市”	周 州	(130)
三六、蔚县旧日的打更巡夜	周清溪	(132)

一、蔚县联庄会斗争史实记述

张学典 丁介忱

我们在记述蔚县联庄会史实时，认为想要写出它的全部事实和始末，不止应当把经过调查的较为可靠的资料一一写出，即或虽然经过调查，但由于仓猝间得不到它的要领，因而证据不充，事实欠确，可是在它的历史中确实重要，是不允许忽略的材料，也应该把如何不确的情况反映出来，藉供参考。或者可能从而找到旁证，得到正确的线索，也是他山的一助。根据我们关于它的材料的搜求计项目有四。即：（一）关于蔚县联庄会建立年代和建立主因。（二）关于蔚县联庄会的改组情况和被解散的原因及时期。（三）关于蔚县联庄会对各农村使用的联络信号的特点。

（四）关于蔚县联庄会进行阶级斗争的次数和情况及时间等等。

其中二、三、四三项资料比较实在。至如第一项资料就是因为一时得不到显证，事实欠确的一种。它虽然很难置信，为了供作研讨，也只得把得到的这一传说和二、三、四项分别写出如下：

（一）蔚县联庄会建立年代和建立的主因

由于蔚县从来就没有关于联庄会的记载，去访问农民又因年远关实，一般的不知道底里。只是在知识界中有的人这样说：如要追求本县联庄会的根源，就得先从本县在明朝的嘉靖中期所建立的乡约来谈起。那时本县乡约的建立，正是由于俺答大举入犯，陕西、山西、河北三省各边境，遍遭蹂躏。蔚县地处边疆，首当敌冲。全县大部分农村惨被虏掠，生产破坏。农民们为了切身利益关系，不得不起而自卫，反抗侵略。那时的乡约，就是那一时代的产物。就当时县人尹耕所著的《乡约塞语》一书来看，

它的内容专讲各乡如何联防和如何修建堡寨，实行坚壁清野，以及应置备的各种武器（例如铳炮、弓箭、刀矛等）和有关防守的种种规划。今此书虽然已佚，但在明清的旧县志中还可以考见它的大略。尹耕所说的乡约，「乡」是多数村庄的总称（如东西南北四乡等类）。「约」是各乡联防公约。也具有相互约会的意义。联庄会这一名称，正说明各乡约会联防这一意义。它和乡约在实质上本来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名称不一。联庄会名称的出现，是由于农民意识认为「乡约」既然是村村联防，也就是联庄。「公约」也就是公会。这是用更明白易晓，更通俗的名词来称呼的。在习惯上遂成为一般的称呼。这一名称在当时大约和「乡约」的名称是同时并称的。积久遂完全代替了「乡约」的名称。「乡约」的正式名称，反而在农民中逐渐消失。因此，在后几代的农村里年代越远，越不可考。既然不可能知道它的原始事实，当然也就不会知道为一般人所熟知的联庄会就是古代的「乡约」流传下来的。因而也就不知道联庄会创建的年代和创建的原因。这就使尽人都知的联庄会反而成了没根没源的河。这是不合理的。实际联庄会是不能没有它的来历的。如能够循流溯源地去追求，终究会找到的。所以如果了解了本县在明代的「乡约」的故事，也就了解了本县联庄会的由来。

这种说法，好像有些近是。毕竟二者名称有别，又另外没有别项确证，究不免带有牵强附会的色彩。很难据为信证。但也不可一概抹煞。还须留待今后再作翔实地考查来证明。

（二）蔚县联庄会的改组情况和被解散的原因及时期

蔚县联庄会在中华民国以前许多年来在农村中不分南北东西乡，在组织上是一个整体，在行动上是一致的。一贯保持着旧形式没有改变过。到民国三年间开始由县城南乡邀渠村人邢老调发起，领导城南乡一带农村成立了南会，由邢老调充任首领。同时继邢老调而起的，是由孟家堡人张老成为首领，领导城西乡暖泉镇一带和广灵县属的边缘农村而成立了西会。民国八年二月由城东乡白乐堡人赵玉美为首领，又领导城东乡一带农村继续成立了

东会。从这次改组后全县的联庄会只有东西南乡三会，而没有北乡。把过去多年来的旧体系改变了。

在民国九年农历三月间，由于三会联合，共同反对苛捐杂税，被官方镇压下去。结果遭到了解散（详见后反苛捐杂税斗争）。

蔚县联庄会自从民国初期改组后，虽然全县分成了三会，改变了多年以来的旧形式，但它在精神上的团结，还是统一的。例如三会联合反对苛杂，就是明证。只是少了北乡，范围比较缩小，不如从前的广泛。但这并不等于排斥了北乡。而是继续找寻相当前领人在继续组成北会。但是这一意愿还不及实现，就连已经组织起来的三会正在发展当中就遭到了严重的打击，并被解散。

（三）蔚县联庄会对农村使用的联络信号的特点

联庄会的信号原先叫作传单。这传单在没事不用的时候是把它盛在一个木匣里，寄存在县城南关关帝庙关公偶像的后而，责成本庙僧人代为保管。遇有事应用时，就由首事村庄向保管者取出。随着传单另附以简单说明，说明因为什么事和到什么地点齐集。然后插上鸡毛，由连村挨次飞送。在很短时间就可传遍四乡。它的特点是：能够使各农村对信号信守不失。信号一经接到，立刻响应，不稍迟回瞻望。即使赴汤蹈火，也义不返顾。不只行动迅速，而且步伐整齐。不掉队，不失期。任何私事也得抛开，尽先赴团体的号召，如同士兵对军令的服从。据传说这传单已经有悠久的历史，正是明代「乡约」的遗物。后来不了解在什么时期，因为天旱利用这一传单发动农民群众，进行祈雨救旱，同时并改称传单为「水关子」。直到民国初期还沿用这一名称，传单的名号已经不存在了。它的名称虽有改变，但它在农村中对号召农民群众还是起着同样有效的作用，不管是祈雨或进行斗争。

（四）蔚县联庄会进行阶级斗争的次数和时期及情况如下：

1. 对逃军的斗争——光绪二十六年夏，因为清朝的将士聂士诚军被八国联军击败后，他的一部分残部由一个郑姓的武弁（绰号郑小辫）率领西逃，路出蔚县，抢夺城南乡郑家庄农民的牲畜，用枪打死了某农民，经事主控诉到州（那时蔚县称州）。

那时的知州为陈宏宝，陈由于早就看到了蔚州联庄会农民们在进行祈雨运动中的万众一心的表现，从而也了解了联庄会力量的壮大，知道这事不易解决。既不敢左袒逃兵，又不便置农民的人命案于不理，最后终决定了下乡验尸。逃军为了阻止陈知州下乡检验，列队各城门持枪威吓，不让出城。当时陈知州没为所动，直赴尸场。同时，农民们因为看到逃兵的举动严重，怕陈知州为所挟持，为了预防万一，立即发出信号（即水关子）号召群众齐赴尸场。在三四小时内聚集了几万人，各手持农具，名义上是保护陈知州，实际上是含有监视性的。使陈知州终不得不认真地完成了相验任务。另外还表示了严索偿凶，用平民愤，没敢敷衍从事。陈知州在验尸后，并由群众明火执杖地保护着安返州署。逃兵既害怕陈知州追索凶手，又慑于农民的气势，当夜即行开走。陈知州虽然在农民的监视和保护下，尽了应尽的职责，终因受惊病故任所。各乡农民不但每天不断的到柩前哭奠，另外还由联庄会发起募捐，在县城为陈知州建立了祠宇。用作纪念，作为报答。

2. 对土劣的斗争——在民国三年间，因为蔚县代王城镇土豪张玉堂包办屠宰税（群众称为割头捐）非法苛征，激起群众愤怒，由南乡联庄会领导捣毁了张玉堂的房子，人多称快。又民国八年农历九月间，因为鹿骨村徐向春、徐作述（人称为三班主，又绰号三扫帚）两土劣在西山一带，开采很多煤矿，掌握了大部分矿产，残酷地压迫矿工。矿工多为西会中半工半农群众，遂由西会领导他们捣毁了二徐的房子。又民国九年农历三月初九日，在东西南三联庄会共同反对苛捐杂税时，乘势捣毁了县城富绅武待聘的家器什物。但不甚严重，没有拆毁房子。这是因为县政府在过去曾准备添设米捐，由武待聘包办。虽然因为群众反对，没有实现，但群众对武待聘有意为虎作伥，衔恨不解，因而有这一斗争。没有捣毁了他的房子，只损伤了些什物，正是聊示薄惩的意思。

3. 反贪污的斗争——在中华民国五年间，由于蔚县还没有管理地方财政机构，一切警学经费和地方自治等款都归县署掌

握。县知事颜绍泽遂乘机大刮地皮。既侵吞了地方自治款两万多元，又把县署二十名法警的月饷从地方警款项下冒支了一年多。共计二千多元。他很巧妙的吸取了蔚县人民的脂膏，又贪污了司法经费。另外还用米豆折价的手段，侵蚀了不少的国家粮款。介忱学典对颜绍泽的各种赃款知道的较详。因恨他毫无忌惮的恣行贪污，介忱先曾函告住津的省议员阮文允，嘱使就近控告。但没有起任何作用。最后才由学典亲赴天津，进行内外联络，并搜集了有关的各种确证，遂罗列事实控诉于直隶巡按使公署。巡按使朱家宝接受控诉后，还对颜绍泽意图包庇，在没派委稽查以前，先以颜绍泽和万全县知事张秉泽对调，藉作缓冲。蔚县联庄会因为早看到了颜绍泽平日的作福作威，正在心怀不平。既而得知颜绍泽的被控和调任的消息，恐怕他把所刮得的地皮满载而去，就赶快组织起农民，把守了各城门，准备和他进行清算。这时，巡按使署和口北道尹公署所派的稽查委员已经先后到县。联庄会即选派代表要求跟颜绍泽清算帐款。结果使颜绍泽把侵吞各款如数吐出，并撤掉了他万全县知事的头衔，才告终结。联庄会就从这时起，认识了过去不问政治的害处。为了以后便于监督地方财政，在县城成立了联庄会办公处，经常由三会首领轮流住处办公。

4. 反苛捐杂税的斗争——在中华民国九年春，蔚县新任县长傅思德人称傅大簸箕到任不久的时间，联庄会的人们就传说傅县长从省内带来了几项苛捐杂税，很快就要在县开始添设。他们为了事先制止苛杂的实现，就用这一名义发动群众，在农历三月初九日，聚集了万余人，乘天不明的时候，砸开了城南门，一拥入城。采取游行示威方式，向县署要求减免苛杂（傅思德究竟带来哪些苛杂，谁也不清楚。由于联庄会的反对始终没敢流露出来）。由于人多挤毁了县署大堂的桌椅等物，其中也有砸毁的。同时乘势捣毁了富绅武待聘家的什物（详见反土劣斗争）。傅思德率领警察队出到街衢鸣枪弹压。当时传言有土匪流入西境，联庄会首领恐怕事态扩大，不易收拾，遂藉口怕土匪混入，就乘势暂时解散了大部分会众。只留少数人分组把守各城门，静待最后

合理解决。他们没有想到傅思德已经秘报口北道尹派来警备队一营到县进行镇压和拿办他们。警备队滕姓营长遂用欺骗手段，假借开会调处为名，诱致联庄会南会首领邢老调和西会首领张老成两人，到南关的烧锅院内，把他们一同逮捕起来。又有城南乡高院墙村人名叫王报的，是南会的副首领，也正在城内。听到了邢张两首领被捕消息，为了誓共患难，义不独生，自行出首。因此，也被官方和邢老调、张老成同样判处了死刑。特别是王报在赴刑场时，谈话如常，颜色不变，并一路高呼：「联庄会人们的死，是为反抗苛捐杂税，要求减轻群众负担而死的！」用以唤起群众注意。临刑时并能够从容就义，也表现了视死如归的坚决意志。

当邢老调、张老成被诱捕后，立刻由南西东三会号召了两万多农民来到了城边。主要是进城来请愿，要求释放联庄会被捕首领。因为城门紧闭，城上并有官兵守着，如防大敌一样，当然群众不可能再进城去。虽然在城下呼喊，城上人都置不理。官方为了重坐联庄会的罪名，硬说成是联庄会围城。实际尽管联庄会人数虽然很多，但都是赤手空拳，连农具也没有人带，更不用说是一件武器也没有的。他们因为进不了城，请不到愿，有的人性急，把滕姓的营长辱骂了一下，他就老羞成怒，立时持枪向城外人群中射击，当场被打死了不知姓名和住址的农民四人。群众也就因此散去。官方又把它说成是解了城围。但在被打死了四人以后的夜间，联庄会曾在城外鸣了抬枪数响，倒是事实。但这只是示威的动作，也和攻城不同。他们也不可能攻城，因为联庄会根本就没有攻城的武器。到天明时城外已经没有联庄会的人了。紧接着口北道尹李同卿也带警备队到县查办。又继续逮捕了浮图村人张荣、大云疃人李雨、东黎元庄人赵宝珠、白乐堡人赵恺四人，都死在张家口第二监狱。连首领人邢老调、张老成、王报和被滕营长打死不知姓名住址的四人，总计这次斗争死义者为十一人，都是朴素的农民出身。联庄会也同时被解散。只东会首领赵玉美因逃亡外乡幸免牺牲。

这次斗争的事实始末，介忱知道的较详。因为我那时正在城

内，是经过自见，并不只是耳闻了。只是对牺牲者的姓名，重新又做了一番调查工作。

作者原为河北省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原稿写于一九五五年五月



二、蔚县“剪放运动”简述

周清溪

妇女缠足是旧社会陋习之一，一条裹脚布竟成为戕害广大妇女身心健康的封建锁链，缠足陋俗，沿袭已久，到民国初年，我县仍然盛行。七、八岁天真活泼的少女即被强行缠足，把好端端的两只脚，硬要屈骨曲筋，缠成畸形，使无数少女饱尝苦楚，抱痛呻吟下肢受到摧残。现在，凡逾古稀的老妪，仍保留着缠足之遗迹，乃历史之见证。

当时，妇女缠足成为一种无形的势力，人们把“三寸金莲”与“花容月貌”相媲美，成为评头论足的唯一标准。一个俊俏少女，倘若未曾缠足，便成为白玉之瑕，人们冷讽热嘲，称她为“半截美人”。在择婿婚配上也会受到极大的影响。因此，敢于“破坏”缠足习俗者，实属寥寥。据康鹤亭同志回忆，民国初年，大德庄全村四百多名妇女中，仅有三、四人未曾缠足。

一九二七年（民国十六年），“蔚县剪放事务所”在蔚县城成立。“剪放事务所”即实施剪发放足的办事机构，旨在移风易俗解放妇女。

该所由尉静斋担任所长，所内除设所长外，并设事务员（也称查脚员）七人。计有韩秀峰、阎风英、唐风英、李玉环、李玉凤、吴淑静、蒋秀英等人。

“剪放事务所”之职责，虽系实施剪发放足事宜，但“放足”是当务之急。当时，劝导放足，停止缠足成为轰动一时的群众运动。

“剪放运动”开始，县政府在各地张贴告示，通告全县民

众，严停给少女缠足，并饬令已缠足之成年妇女，迅速放足，违者严惩不贷。继此，各村亦不断鸣锣示众，严禁缠足。

“查脚员”（事务员）是剪放运动的直接推行者，她们分包全县各区，亲自动手，以身作则，致力于放足工作。放足运动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是劝导阶段，第二是查验阶段。

在劝导阶段，各查脚员分赴各区，由户籍员配合，对适龄妇女逐户登记，并宣讲政策进行劝导。说明二十五岁以下的妇女为适龄期妇女，坚决不许缠足，已经缠者，应立即解放。

在查验阶段，查脚员根据登记的名单，进行查验，对积极放足者予以表扬，对拒不放足者，酌情给以罚款处分。

我县民国年间的放足运动，得到多数群众的拥护和支持，特别是一些知识分子、进步人士积极响应劝导，动员家属放足，成为剪放运动之骨干，然而，不可避免也有少数人，顽固守旧，与缠足陋俗不忍割爱，逃避查验，而终至受罚。

由于“剪放运动”的开展，宣传、劝导工作的进行，群众的觉悟也不断提高，我县到抗战前夕，有相当数量的年轻妇女，已不缠足。当时，社会上流行着：

“剪发，旗袍，天足时髦……”的歌谣。说明“天足”已趋于时髦阶段。

民国年间的“剪放运动”，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它是我县妇女肢体解放的开始，无疑的，它也为我县妇女的自由解放，创造了条件。

此资料由退休教师阎凤英、革命烈属康鹤亭等人提供。

三、夏源解放目击记

青 西

(一)

一九四六年秋，国民党军侵占蔚县，十一月在夏源成立敌伪大乡，并组织了反革命地方武装——奋勇队，作为鱼肉群众的工具。

敌人为什么要在夏源安插伪大乡？原来夏源有一个得天独厚的地利条件：它位于“宣涞”、“下广”两条公路的交叉口侧，南距九宫口举足可至，是封锁南山的喉咙；北与西合营近在咫尺，是掩护北方的屏障；西面可以扼守通往县城的要道；东面能够切断通向白乐的交通。是我县的“兵家必争之地”。

伪夏源大乡成立以后，黄文德充当伪乡长，拼凑了一伙社会渣滓，抢粮掠款。拉夫抓兵，极尽敲榨勒索之能事，以致群众叫苦不迭，民不聊生。

(二)

一九四七年秋，国民党匪军在东北、华北战场上连遭溃败，蔚县的敌伪政权已处于“燕处燎堂”，岌岌可危的地步。敌人妄图挽救覆灭的命运，加紧反革命部署，伪夏源大乡就是“绥靖”、“武装”的重点之一。大乡派来“绥干团”（国民党绥远干部训练团）毕业的袁炳彰任伪乡长，委任旧军痞司贤春任副乡长，请来曾当过日伪宣化直辖警察队的高文炳（人称高秃子）担任警卫

股主任，并调心狠眼黑，无恶不做的刘吉山管辖奋勇队。奋勇队扩充到二十六名，还派了徐金奎、张立艾、三白毛（名子不详）三个谍报队员常住大乡里，企图随时刺探我方军事情报。

当时，伪夏源大乡有轻机枪一挺，步枪十支，手枪两支，独角牛一支，土枪十支（装火药、铁沙的枪枝叫土枪）。以夏源西堡为据点，周围筑起碉堡，强拉群众轮流站岗，严加防守。

一九四八年春节后，局势日趋紧张，伪大乡的职员们朝不虑夕，惶惶不可终日，尽管故作镇静，但同床异梦，每人做着各自的准备：警卫股主任高文炳把家眷送进县城。并把平时的积蓄都交给女人；经济股主任曲昆山让妻子给做了实纳帮鞋，准备当了俘虏穿上走山路；警卫干事吴浩然每天太阳不落就跑回西合营；就连一部分奋勇队员也都把被褥寄在群众家。情愿晚上“打铁”（1）睡。唯独顽固分子袁炳彰及其帮凶刘吉山、史贤春等人却怙恶不悛，做着“螳臂挡车”的迷梦，他们白天到所属各村逼粮抓兵，为非做歹，晚上在夏源查岗巡夜，耀武扬威。人们，包括伪大乡内一大部分人都对袁炳彰集团，十分痛恨。

（三）

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日，伪谍报队徐金贵、张立艾进峪“侦察”后汇报：“前山没有八路军，只有几个区小队”。这是注射给袁炳彰集团的一支“强心剂”。其实，伪谍报人员根本不敢进峪“侦察”，他哪能知道我军封锁南山已经很久了。

这天夜晚，皓月当空，一泻千里，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出敌不意，从九宫口峪浩浩荡荡地向北进发。七点半钟，夏源西堡墙上的站岗的，发现公路远处有了部队。迅即报告伪乡长袁炳彰，他认为“前山没有八路军，只有几个区小队”胆子壮起来，又自恃有居高临下和坚墙固堡的条件，遂肆无忌惮地命令伪大乡人员都上堡墙，阻拦部队向北挺进，妄图掩护西合营。

据守东南岗楼的伪奋勇队班长姚万元（是国民党的一个逃兵）

自吹“神枪手”，他想逢场献媚，亮亮手段，架起机枪向公路远方打了一梭子，接着，奋勇队们都毫无目标的扔手榴弹，放飞枪，乱打一通。

伪大乡的挑畔，换来了人民解放军的勇猛还击，仇恨的子弹疾风暴雨般地射向堡墙。少顷，伪经济股干事韩占元，臀部挨了一弹滚下堡墙；被拉去站岗的夏源群众陈继朋在一颗手枪弹下一命呜呼；曾自吹“见过世面”的余旺也被一颗飞弹打瞎右眼……这时，堡墙上的敌伪人员慌作一团，象热锅上的蚂蚁好多人想扔掉破枪，逃之夭夭，但又怕逃不脱刘吉山和袁炳彰的监视，落个自我送命。

八点三十分，人民解放军在密集的枪声中吹起军号，向前挺进。伪班长姚万元说：“听枪声，看阵势，来的是正规军，咱们干脆撤吧”。袁炳彰逼着敌伪人员全部集中到东南岗楼里，负隅顽抗。

将近九点钟，人民解放军攻进夏源西堡包围了东南岗楼，龟缩在岗楼里的敌伪人员束手待毙，已成瓮中之鳖。解放军战士站在临近岗楼的门楼上进行政治攻势，高喊“欢迎投诚”、“交枪不杀”等口号，可是敌伪人员在刘吉山和袁炳彰手枪的威慑下，谁敢吭声！

敌伪人员的负隅顽抗，换来了密集的手榴弹。当最后一颗手榴弹落进岗楼后，里面已是硝烟弥漫，血肉模糊。奋勇队员们见刘吉山、司贤春已蜷伏不起，袁炳彰也躺在血泊里呻吟，才大喊：“别打啦，交枪呀！”、“交枪呀，别打啦！”“……”。敌伪人员都放下武器，举着双手，从岗楼里走出来，做了俘虏。

仅用了一个小时多，人民解放军秋风扫落叶般地解放了夏源。打死打伤敌顽人员十人，活捉俘虏二十一人。缴获轻机枪一挺，步枪十支，手枪两支，独角牛一支及军需物资一部分。

夏源解放，拔掉“钉子”，砸烂“屏障”为解放西合营扫清障碍。